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曹峰

《文物》2006年第6期，陳松長先生在一篇名為《馬王堆帛書“物則有形”圖初探》的論文[1]（以下簡稱“陳文”）中公布了一幅帶有文字的馬王堆漢墓帛圖。帛圖見於該期《文物》的封二。此圖殘存大半，幅寬約24釐米、幅長約20釐米。“陳文”介紹說，帛圖構造類似一個式盤：

這幅帛圖分三層佈局，最外一層是朱繪方框，在方框內側題有文字。第二層是用青色繪的圓圈，在圓圈外側題有文字。第三層是在圓圈的正中，用墨書文字組成一個如雲氣一樣回環的圓，文字是從圓心開始向外旋轉書寫，其形狀與帛書《天文氣象雜占》中所繪日暈、月暈之類的雲氣圖有些類似，具有明顯的圖式意味。

就是說，在一幅畫成外方內圓的類似式盤的圖案上，三段不同內容的文字分別書寫在三個部位。“陳文”考釋圓圈正中旋轉書寫的文字如下：

應於滄，行於口，心之李也。口滄无口，口无不行滄。至而應和，非有入也。蔡解而忘，非有外也。

“陳文”考釋圓圈外側殘存文字如下：

……廣言。終日言，不為言。終日不言，不（為）[2]无言。……言，必……怪……故……

“陳文”考釋最外層即方框內側殘存文字如下：

物則有形，物則有名，物則有言，言有（不言）[3]，……明……以智（知）……歸。

“陳文”認為最中間的文字和“道”有關，第二層的文字和“言”有關，最外層的文字則和“形名”有關。通過與出土文獻《恆先》、《黃帝四經》相對比，“陳文”在最後總結說：

這件殘存的帛圖就是借助數術家的六壬式盤所隱含的天地關係，用簡明的語言來闡述形名學說基本內容的一幅圖，它應該是附屬於帛書《黃帝書》的一幅直觀性的簡明圖譜。

“陳文”認為圓圈正中的“滄”字疑讀為“榦”，古音中兩者均為見母侵部字，可以通假。“榦”和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書·十大經·行守》所見“天有恆榦、地有恆常”之“恆榦”有關，“榦”或為“恆榦”之省，也就是形名哲學中那種虛無有的“道”。“陳文”引用了《黃帝書·道法》中以下文字作為證明。

見知之道，唯虛無有。虛無有，秋毫成之，必有刑（形）名。刑（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無執也、無處也、無為也、無私也。是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為刑（形）名聲號矣。刑（形）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匿正矣。

“陳文”還引用《恆先》中描述宇宙生成論的文字，如“濁氣生地，清氣生天”，“有或焉有氣，有氣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來解釋圓圈正中用回旋狀文字組成的雲氣圖案，認為圓圈正中文字表述的是“榦”即虛無有的“道”和“氣”相輔相承的關係。“這圈回旋狀的文字圖式似乎正意味着‘氣’是天地生成的核心，或者說是天地萬物生成的根源”，“可見形名的產生，都是由虛無有的‘道’所決定的。這虛無有的‘道’在‘有’之先，而‘氣’亦在‘有’之先，所以，帛書中心這圈雲氣狀的文字多少隱含着氣生萬物的哲理也許並不是很離譜的事。”

可見，“陳文”所有的推導，都以將“榦”和“道”聯繫起來為前提，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那以下數項就都有重新考慮之必要。

- 1、此圖是否闡述了道和形名的關係。
- 2、此圖由回旋文字形成的圖案是否和“氣”有關。
- 3、此圖是否象徵着由內向外生成的關係。
- 4、此圖是否可以斷定為附屬帛書《黃帝四經》的簡明圖譜。

筆者試圖對圓圈正中旋轉書寫的文字作出新的考釋，由於考釋結果不同，筆者對“物則有形”圖整體意義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此，首先提出結論，第一，“淦”字當讀為“陰”。第二，由回旋文字形成的圖案和“氣”無關，當為“心”的象徵。第三，此圖通過天地區別內外，強調兩者截然不同，但並無由內向外生成的意含。第四，難以斷定此圖為附屬帛書《黃帝四經》的簡明圖譜，反而有可能是闡釋道家“心術”理論的簡明圖譜。

首先，筆者以為“淦”字當讀為“陰”，“淦”字為見母侵部字、“陰”為影母侵部字，兩者韻部相同，見母和見母均為喉音，音近可通。出土文獻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通假例，上博楚簡《用曰》篇中有“淦則或淦，易則或易，民日愈樂”，整理者張光裕先生讀為“陰則或陰，陽則或陽，民日愉樂”[4]，從《用曰》篇上下文看，“淦”字讀作“陰”，顯然是合理的解釋，得到了學者們的認同。筆者將此圖中“淦”讀作“陰”，與圓圈內文字整體文意有關，以下展開相關內容的考釋[5]。

“應於淦，行於口”二句，從帛圖看，“行於”後面這個字並非殘缺，但十分模糊，筆者以為，很有可能還是個“淦”字，因為字形上有相似之處。另外，其字左側似從“言”，或從“水”，但右側看不清楚。從文意上推測，也有可能是個“虛”字，“虛”字意義和“陰”近似，與下文“心之李”、“非有入”、“非有外”相對應。

“心之李也”，如“陳文”所言，為“心之理也”。“李”、“理”相通，在《黃帝四經》中十分多見，相似字形，除“陳文”所舉《九主》篇“諍李皆塞”的“李”字可以讀為“理”外，作為與之相似的句型，可以舉出以下用例：

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黃帝四經·四度》

始於文而卒於武，天地之道也。四時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辰（辰）有數，天地之紀也。《黃帝四經·論約》

兩主異過同罪，破邦之李（理）也，故曰臣主同罪。（馬王堆漢墓帛書《九主》）

“口淦无口，口无不行淦。至而應和，非有入也。蔡解而忘，非有外也”一段，筆者以為當標點為“口淦（陰）无口，口无不行。淦（陰），至而應和，非有入也。蔡解而忘，非有外也”。也就是說“至而應和，非有入也。蔡解而忘，非有外也”是專門解釋何謂“陰”的。在先秦文獻中，如下所示，“無不行”後面往往不再接賓語，可見，作“口无不行淦”是不合適的。

令無不行、禁無不止。（《韓非子·備內》）

爵位雖尊，禮無不行。（《管子·君臣下》）

順無不行，果無不徹。（《國語·晉語》）

威無不行，志無不從。（《列子·楊朱》）

“陳文”還指出，“在這個圓圈的北面單寫了一個‘淦’字，南面殘存‘應’字的一半，東面似是一個‘无’字”，“西面所缺之字或許應該是‘行’字”。就是說在圓圈的四方，可以確認有“淦”、“應”、“无”三個關鍵詞，另一個通過推測認為是“行”。

細察帛圖，發現由文字構成的圓圈周邊，北、東、南三個方向的確有字。而且每個字的方向都不一樣，就是說，必須在北向看“淦”字、在東向看“无”字、在南向看“應”字，纔能看清楚該字。西側由於殘缺，無法確認是否有字。帛圖中還可以清晰地看出，南側並非一字，而是二字，即除“應”字外，還有一字，而且該字的方向與“應”字不同，似與“淦”字方向一致。如果四個方位各有一字，那麼此處是不應該出現兩個字，為此我征詢了陳松長先生的意見，他認為此字很可能是帛書折疊後在反方面的倒印。

包括西側那個殘缺字在內，這四字顯然都是關鍵詞，點出了圓圈內文字最要緊的意思。如果“淦”字可以讀為“陰”，那麼西側這個字應是和“陰”、“无”、“應”三字有關聯的、相對應的字。按這一邏輯分析，該字不太可能是“行”，因為文中沒有“行於无”的表述，“行”的字意和“陰”、“无”、“應”似乎也不在一個等級，也不太可能是“陰”，因為“陰”不會出現兩次。此字究竟是什麼，現在一時無法作出推斷，筆者懷疑有可能是“虛”字，但尚無絕對證據。

那麼，這段文字是否和“雲氣”有關呢，筆者覺得未必。雖然其形狀和帛書《天文氣象雜占》中所繪日暈、月暈有些類似，但祇是形式相近而已。結合“心之理”的內容看，與其說它像雲氣，不如說它更像一個心形圖案。與其說它和“氣”的生成有關，不如說它和道家“心術”理論有關。筆者以為，“物則有形”圖是以圖畫的形式闡釋了道家的“心術”理論，而這種理論是為“聖人”、“明王”實現無為而治提供服務的。通過與《管子》四篇相對比，筆者覺得，“物則有形”圖基本上可以得到合理解釋。

關於“應於陰”的“陰”，以及那四個關鍵詞中的“陰”字，《管子·心術上》[6]以下這段話可以幫助理解。要注意的是，“動詞＋於＋陰”的結構也很相似。

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7]

關於“无”字，以及筆者推測可以補為“行於虛”的“虛”字，還有西側那個殘缺的關鍵詞，《管子·心術上》以下內容或許可以幫助理解。

天之道虛。

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不〉留處。……求之者，不及虛之者，夫正〈聖〉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

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

虛者，無藏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低〉迂。

關於“應於陰”的“應”，以及那四個關鍵詞中的“應”字，《管子·心術上》以下內容可以幫助理解。

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頗〉，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顧〈取〉，故無顧〈頗〉也。

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8]。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9]應之道也。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

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動於故者也。聖人無之，無之，則與物異矣，異則虛，虛則萬物之始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

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作於物矣。變化則為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要注意的是，引文中的對“應”、“因”的闡釋，以及“感而後應”、“物至則應”、“應物也，若偶之”等語和本篇的“至而應和”也非常接近。

“物則有形”圖雖然沒有點出是給誰看的，但通過和《管子》四篇尤其和《心術上》相比較，可以看出它是為試圖實施“無為之治”的“聖人”、“明王”使用的。《心術上》篇說“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即通過刻意強調“心”與“竅”、“官”的區別，來說明“心”的特殊性和“心術”修練的重要性。而“物則有形”圖則是通過式盤中“天”和“地”的區別，來強調這一點，可謂殊塗同歸[10]。

這裡，筆者想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從文字使用上看，還是將“心”和“形”、“名”相對立的思想構造上看，《管子》四篇都對“物則有形”圖的闡釋有啓發意義。如“物則有形”圖最外層即方框內側殘存文字有“物則有形，物則有名，物則有言”，《心術上》則有“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物則有形”圖圓圈外側殘存文字有“終日言，不爲言。終日不言，不（爲）无言”，《心術上》和《心術下》則有“不言之言”的說法：

故必知不言（之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心術上》）

不言之言，應也。（《心術上》）

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心術下》）

雖然《管子》四篇認爲“心”和“形”、“名”不在同一層次，但修練心術的目的，其實是爲了不受外物拘束，並更好地把握外物，而且是通過“言”、“名”去把握外物，所以有“名當，謂之聖人”（《心術上》），“名者，聖人之所以紀物也”（《心術上》）。“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內業》）[11]。這對理解“物則有形”圖最外層即方框內側殘存文字也是有幫助的。

還需要指出的是，“陳文”將“淦”和“道”聯系起來、將圓圈正中旋轉書寫的文字和“氣”聯系起來，將“物則有形”圖和《黃帝四經》、《恆先》聯系起來解釋，給了我們很多的啓示。特別是《黃帝四經》，和“物則有形”圖同出於馬王堆漢墓，有相同思想背景是不難理解的。例如，“陳文”所引用《黃帝四經·道法》篇“見知之道，唯虛无有”這段話，揭示了一個“執道者”必須具備的姿態是“虛无有”，是“无執也、无處也、无爲也、无私也”，是讓天下萬事萬物“自爲形名聲號”。這種姿態其實和“物則有形”圖圓圈正中這段文字的主旨非常接近。可以說，“應於淦，行於口”這種“心之理”，正是一種把握外物的“見知之道”。但由此作出此圖就是帛書《黃帝四經》簡明圖譜的結論，似乎還缺乏說服力。

既然“淦”可以讀爲“陰”，既然圓圈正中旋轉書寫的文字可以理解爲心的形狀，既然圓圈正中旋轉文字周邊四字有着相似的意義，那麼，基本上可以確認，這幅帛圖不是在講“道”和“氣”如何生成萬物，如何生出“形”、“名”。而是人應該如何修練其心，以一種和“道”相吻合的姿態去把握萬物，把握“形”、“名”。這應該是“物則有形”圖的主旨，也是今後研究進一步展開的出發點。

本文宗旨在於考釋“物則有形”圖圓圈內的疑難文字，不擬對“物則有形”圖整篇的思想構造和思想史意義作出具體分析，不擬對天圓地方的式盤同其文字內容的關係作出具體分析。即使開展這項工作，僅僅依賴《管子》也是不夠的，有賴於調動更多的道家傾向的文獻資料。這些工作，今後將在其他論文中展開。

---

曹峰：中國濟南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250100。博士、教授、出土文獻與先秦秦漢思想史。

[1] 陳松長：《馬王堆帛書“物則有形”圖初探》，《文物》2006年6期，82-87頁。以下所引“陳文”不再一一標注頁碼。

[2] “陳文”未說明補入“爲”字的理由。從帛圖看，這裡正好殘缺一字，和前文“終日言，不爲言”相對應，這裡補入“爲”字是合理的。

[3] “陳文”未說明補入“不言”二字的理由。

[4]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89頁。

[5] 本文曾在“第五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安徽大學，2008年4月）發表，會議期間，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程少軒告訴我，他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的BBC（2007年12月22日）上也提出了釋“淦”爲“陰”的觀點。

[6] 本文對《管子》的引用，基本上依據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7] 《淮南子·說林》中有“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無迹也）。衆人行於霜、（有迹也）。”也可參照。“無迹也”、“有迹也”，從王念孫說加。王念孫：《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21頁。

[8] “以其爲之人者也”，張舜徽讀爲“以其出爲之入者也”。見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230頁。這對理解本篇的“至而應和”、“非有入也”，或許有幫助。即根據對象的動作而作出主觀上的應接，而不是主動地“入”。“陳文”認爲“入”即“內”，和下文“非有外”相對，但既說“非有內”又說“非有外”，顯然是矛盾的。所以這裡“入”不必讀爲“內”。




[9] 這裡的標點和陳鼓應釋文有所不同，“之”可能是“此”的假借。“此應之道”和下文“此因之術”對應。

[10] 《管子·心術上》說“天之道虛、地之道靜”。可見天地性質相同，都值得聖人效仿。這是和“物則有形”圖不同之處。

[11] 《心術下》也有“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

此文已刊登于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有修改。

《學燈》第八期

 关闭窗口  发表, 查看评论  打印本页

发表日期：2008-10-1 浏览人次：44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